



秋梦痕作品全集（之二）

萬世雷池



秋梦痕 著

万世雷池

秋梦痕 著

(上)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世雷池/秋梦痕著. 北京;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7

ISBN 7—5059—2826—0

I. 万… II. 秋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981 号

书 名	万世雷池(上、下册)
作 者	秋梦痕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成 文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河南沁阳市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582 千字
印 张	29.5
插 页	4 页
版 次	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6000 套
书 号	ISBN 7—5059—2826—0/I. 2109
定 价	39.2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容简介

一个凄凉的秋天，一个清冷的早晨，一股劲风突感临头，一声惨叫，一个妇人倒在地上……突然，树林中奔出一条小小的人影，他见此情景，面色苍白，泪流不止……

“聚珍帮”的杀父之仇，甘庄主的杀母之恨，使小农米耳心中激起万丈怒火。我一定要报仇，我一定要雪恨。

从此，农米耳少小离家，四处求学武功，在一处森林中遇到一个奇人，来到帕米尔高原一神秘境地——“雷池”，得到了一千年前雷池派的真传琥学“中宫秘法”的传授。喝了紫龙血连，有了起凡成圣之功，领悟了“后宫秘法”的心法口诀。成为雷池派新一代掌门人，一举诛杀了许多邪恶之人及武林败类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神秘追骑	(1)
第 二 章	白日现鬼	(40)
第 三 章	魔船纷至	(76)
第 四 章	素手驭龙	(115)
第 五 章	荒园老尼	(152)
第 六 章	出奇制胜	(190)
第 七 章	灵骨现行骨	(22)
第 八 章	乾 坤 剑	(263)
第 九 章	恩怨难两	(297)

第 十 章 乱世神童…………… (339)

第十一章 金蝉脱壳…………… (382)

第十二章 神功压奇僧…………… (421)

第一章

神秘追骑

这是一个凄凉的秋天，也是一个清冷的早晨，当东方刚刚露出一点曙光的时候，大地却显得特别沉静！

“农米耳，你今早为什么不给俺庄上送鱼来？”

一个大汉，追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喊个不停！

“狗东西，鬼叫个什么劲？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天候！”

“哈！好小子，你哪来这么大的脾气，俺苟东溪可从没有得罪过你，说真的，你哪一天不是一清早就给俺庄上送鱼来？”

“去你的！”少年又回过头去道：“昨夜已经开始刮北风了，今天不打算下河。”

“哈哈！小农，大概你肚兜裹还有几文，所以又偷懒啦！喂，刚刚天亮呀！走到河边来干什么？”

原来那少年名叫农米耳，只见他修眉朗目，器宇轩昂，衣着虽俗，仪表却是不凡，闻言长眉一挑，不耐烦道：“二庄主，怎么着，你是存心找麻烦来了？”

苟东溪也有四十来岁了，个子牛高马大，岂知他对那

少年竟似有三分畏惧，本已走近了，却又退后两步，双手乱摇道：“小农，又来了，犯不着生气呀！千万可别误会，俺是找你去喝酒的，不信回去问你妈，是她老人家指引我来的。”

农米耳一听是妈叫来的，立时面色缓和，气也平了。

苟东溪暗暗吁了一口气，试探着靠过去道：“小农，俺听沿河两岸船上朋友说，在水中你是数第一的呀！怎么样？有机会教俺一手顶呱呱的如何？”

农米耳冷笑道：“人言你自称‘游万里’，‘黄河通’，这两个字号难道还不够响吗？”

苟东溪哈哈笑道：“原来你经常生俺的气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得啦！那是俺向土崽子们吹牛的呀！其实游十里都不行，比方说，这一段黄河俺连横渡的勇气都没有。”

农米耳突然一摆手道：“住口！”

苟东溪立显不安道：“啊！好急的蹄声！”

农米耳一把将他带往身侧树后，沉声道：“不是普通骑客，啊！来了！真快！”

四面都是高粱地，远远转出了八匹飞骑，马上坐着八名大汉，苟东溪颤声磕齿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们在三天前……到过垣曲城……城来……过……”

农米耳眼看八骑人马猛地一停，同时翻身下马，一半向高粱地，一半向河岸，似在搜查什么东西，回头轻声道：“说话轻一点，千万别叫他们听到！”

苟东溪点着头道：“俺知道，听说……他……他们是聚

珍帮的！”

农米耳摇摇头，轻声道：“不对，那个邪帮中人物没有这样整齐，衣着也不同，你看，这批人穿的是一色黄，而且……”

他还没说完，突然自八人中响起一声沉沉的声音道：“高粱地外没有足迹，可能是下河啦！”

忽见有人飞身上马，发出锵锵的语气道：“师古宗连挨了我们三十余掌，纵算侥幸脱逃，谅他也活不了两天，我们回宫覆命去罢！出来的时限也快到了。”

其余七人齐一腾身，“唰唰唰”纷纷上马，但其中有人问道：“堂主，师古宗揣想已练成‘后宫秘法’，只怕伤不了他。”

“副堂主！”

首先说话的又道：“我想不会，他如真正练成‘后宫秘法’，为什么不还手呢？他若还手，试问凭我们八人之力能挡得住吗？说句泄气话，就算八堂总数齐上也休想伤他分毫，由此可见，他没有偷到‘后宫秘法’是毫无疑问了。”

副堂主点点头，问道：“然则如何覆命呢？”

那堂主沉声道：“照实回话，难道谁敢说谎不成？”

“谎”字一落，勒缰回头，立起一声呼哨，带着七骑如飞而去——

苟东溪举袖一拭额上汗珠，长长的吁口气道：“这可能是‘西鬼’阴常隆的手下，要不就是‘北牛’牛横的徒子徒孙。”

农米耳沉吟一会摇头道：“都不是，听说这两人都是单、来独往的人物。”

“那……那是什么神秘人物？”

农米耳仍是摇头，身子却朝着那批怪人的停留之处走去。

苟东溪急问道：“小农，你去干吗？当心他们再回来，咱们还是走吧！”

农米耳不理，到达地点后仔细看个不停，由近而远。

顿饭之久，他轻轻叹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就是奇了，难道被追的人物还没有到吗？”

一无所获之余，便向苟东溪招招手，道：“走罢，城里一定有好戏可瞧！”

二人走后不久，忽自高粱深处冲空拔起一条人影，同样落到农米耳查看之处，詎料却是个三十几岁的美貌妇人，仪容端庄，面带愁容，淡妆素服，高雅不俗，向二人去处望了望，轻叹口气。

游目四外无人，遂又走进高粱地内。

未几，只见她缓缓扶出一个有气无力的老人，很谨慎的一步步拖出一片树林。

“大嫂，在下感激不尽，快请放下我坐下，这条老命可被救活了！”

老人满脸正气，奇在发白须黑，双目紧闭，显然受了严重内伤。美妇人闻言立停，将其置于一株树旁靠着，轻轻地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还须静养一刻，千万少说话，否则，

又提不住真气了。”

“什么？大嫂，你可是一个失明之？”

美妇人蛾眉如画，目似秋水，闻言一阵愕然急急答道：“老人家，贫妇不懂你老人家的意思？”

老人陡地睁开眼睛，一见面前妇人的神情，不禁肃然起敬，但又诧异道：“大嫂，听你的口气，在下似乎已经老迈了？”

美妇人面带严霜，退开一步道：“只怕人老心却不老！”

老人急急摇手道：“大嫂，你千万别误会，在下实际上还未超过四十。”

美妇人冷声道：“发白皮皱，观之如已过耳顺之年，此话谁能相信？”

老人陡地若有所悟，忽然放声大笑道：“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白头，我师古宗真可媲美古人，这样也好，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哈哈……”

妇人闻言大诧，急问道：“世上难道真有这种事？”

师古宗缓缓起立，长揖道：“大嫂，你是在下救命恩人，师古宗岂敢撒谎，然而这却是人之常情，凡人忧思过度，其发必早白数十年，若再遭严重恐惧，身体上必然会起各种变化，如非修养有素，岂只发白而已？”

妇人立将面色放缓道：“师先生由何地而来？对方又是路人物？”

师古宗长长叹口气道：“在下的遭遇一言难尽，此处不說話之地，大嫂，贵府何处？能否让在下稍事憩息一会，

以便让在下慢慢奉告如何？”

妇人点头道：“贫妇茅舍近在咫尺，师先生也委实需要休养一天才行，先生，请随贫妇慢慢走吧！但却不可使用真力。”

师古宗随着她穿过树林，举目前望，只见在两箭之处有一座竹篱茅舍。

妇人回头道：“先生，你看远处就是垣曲城，只是近来可有点不大安静。”

师古宗叹道：“在下从此改名换姓，除大嫂外，应要说谨慎，相信再无第三者可识了。”

顺着一条小道，不久就到达那座茅舍之前。

妇人侧身推开篱栅，轻轻道：“先生请！”

茅舍三间，中为客厅，篱内野花似锦，周遭清静无尘，师古宗走进客厅，喘息着坐在一把竹椅上。

妇人自里面端出一杯清茶送上道：“先生，顺顺口，但不宜多喝。”

茶罢，师古宗又长长吁了口气，问道：“大嫂，此地可有个甘家庄？”

妇人一面接过茶杯，轻轻答道：“有，就在敝舍西边半里处，先生找谁？”

师古宗面现喜色，接道：“再请问一句，这附近可有一家姓农的？是十几年前自湖南湘镇搬来的。”

妇人面转凄然之色，问道：“先生有何事故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再下有一生死之交，姓农名有田，听说是

住在垣曲城外甘家庄旁，这次在下是专程来访，务请大嫂指点。”

妇人显然在强忍心头凄楚，叹声道：“此人出外已有十几年了，先生可惜白跑一趟。”

师古宗似已看出什么情形，陡然落泪道：“十五年了，十五年前的秋天，那正是在下与有田弟相会后藏‘塔格纳克’的时候，我们一见如故，便订定生死之交，谁知……谁知……”

他的声音颤抖，语不成词，接着放声大哭。

妇人闻言立时面面苍白，摇摇欲倒，急问道：“先……先生，他……他……他怎么啦？”

师古宗颤立而起，道：“大嫂，你可就是我的弟妇？”

妇人点头道：“伯伯可有凭证吗？”

师古宗顺手摸出一只青色“玉羊”，递过去道：“弟妇必定识得此物？”

妇人接过后道：“这是我公公心爱之物，确是外子带在身边，可是遭人夺取或偷得吗？”

师古宗叹声道：“有田常言弟妇‘老成持重’，如今看来，果然一点不假。”

妇人不理，又道：“先生还有什么解释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这玉羊本为一双！”

妇人道：“可是一只已失！”

师古宗恨声道：“那是‘聚珍帮’帮主单独富夺去了，伯父大人亦因此丧命在那场大劫斗之下。”

妇人点点头，含泪道：“我家也自那次不幸搬了家。”

师古宗道：“那是第一次迁居，全家隐于六盘山下，不幸，大姐有贞又遭一无名魔头奸杀，一年后，大哥又被‘北牛’牛横打死！”

妇人咬牙道：“大姐仇人我已查出，那是‘西鬼’阴常隆所为！”

师古宗道：“全家仅存有田弟和弟妇逃来此地，于十七年前生下一子。”

妇人道：“这些事情经过，除了生米儿之外，江湖武林都有耳闻，先生，这不能证明你就是外子的生死之交啊？”

师古宗大感困惑，他也钦佩她的谨慎，沉吟良久无语。

妇人见他焦急，又道：“先生，你能举出更有力的证明吗？否则便请休息，日落时离去还不太迟。”

师古宗忽然想起什么事，急喊道：“弟妇，你看看那‘玉羊’身上刻的是什？”

妇人低头一看，只见上刻：“古宗义兄留念，弟有田敬赠”，不禁叹声道：“这确是外子所刻，大伯，请恕弟妇多疑了。”

师古宗吁口气道：“应该，应该，世道多诈，不谨慎怎么行？”

妇人道：“大伯快请说出外子现在那里？十五年来毫无音讯，他到底在干些什么？”

师古宗叹声道：“他为了要报伯父大人和大哥太姐三人杀身之仇，但又自知武功不足，加上对方无一不是武林中

顶尖人物，因之，他梦寐都在寻求武林异人，自与我在后藏结识之后，就相偕直入新疆极西无人之地的‘帕米尔’高原，在一处森林中竟遇到中原一个奇人，即武林中人人尊敬的杜醉白老前辈……”

妇人道：“此老神秘莫测，一生不收徒弟，外子恐怕难能如愿？”

师古宗点头道：“有田弟苦求其收留不得，但却承其指引一条危险路径。”

妇人大惊道：“大伯请说清楚一点。”

师古宗道：“据杜前辈说，帕米尔高原有一神秘之境，武林中人知者无几，其地名叫‘雷池’，亦即为千年前‘雷池派’的真正发祥之地，自800年前雷池派闭关之后，自此再无该派人物出现江湖。”

妇人道：“杜前辈可是指点外子进入雷池吗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不错，但杜老前辈却事先一再警告，说雷池派的武功虽然天下无敌，但自闭关之后，该派即订立严格禁条，第一，凡外人要去学艺者，艺成后非经许可不得擅越雷池一步，犯者杀之无赦，哪怕逃到天涯海角，亦必追杀而后已。”

妇人颤声道：“大伯请说下去。”

师古宗道：“第二条，外人未经许可而闯入雷池者亦杀之，第三条，雷池人物外出，未经命令杀人而杀人者，以犯戒论罪，那也是死路一条。”

他喘息一下又接着道：“有田弟当时只求武功到手，不

顾一切，立即同我拼命闯进，至翌年春，居然找到那神秘之地，侥幸得到许可。”

妇人惶恐地道：“一去就开始传艺。”

师古宗道：“哪有那样简单，他们对传艺既缓慢又慎重，第一年做苦工，第二年操劳役，三、四、五三年闭关养性，六、七、八、九四年练外功，十、十一、十二等三年练‘前宫秘法’，那是初步内功，第十三年练‘中宫秘法’，惟‘中宫秘法’须要上上天质之材，方始有成，在一年内无成，立即从头开始，因此在雷池里苦练数个从头的人不下500余名，也因此举目都可看到白发苍苍之辈，这还是许可你练‘中宫秘法’者，只准练‘前宫秘法’者更加不可胜数。”

妇人道：“外子与大伯可是已蒙许练‘中宫秘法’了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正是，但有田弟报仇心切，他实在等不及了。”

妇人闻言大急，惶然问道：“这不是很危险吗？”

师古宗叹道：“这也难怪，他留下弟妇和侄儿流落异乡，怎不叫他归心似箭？加之报仇心切，自然无法苦磨了。”

妇人急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在人‘中宫’不久，有田弟和我密商，即下定决心去盗‘后宫秘法’心法口诀，但那‘后宫秘法’心法口诀保管得万分严密，就是雷池中几位二三流绝代奇人也不敢踏进后宫藏宝楼下一步。”

妇人闻言，就知要出祸事，追问道：“结果呢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有田弟在一天晚上四更时，不顾一切地偷

上藏宝楼，居然偷得三部口诀之一，在天近五更时，随我逃出雷池。”

妇人失声道：“外子完了。”

师古宗流泪道：“雷池派出前宫所属八位堂主，各堂率领八位高手追击，有田弟不幸在逃到西藏边境时即遭杀害，临死时将口诀传给我，叫我回来时再将口诀传与侄儿。”

妇人不敢大声痛哭，咽声道：“大伯，这件事情不能告诉米儿，否则，他必然步其父亲后尘。”

师古宗道：“弟妇说得对，绝不能让他知道，雷池之险，就是集天下武林之力都无法攻破。”妇人道：“大伯，米儿可能快要回来了，他见了你怎么办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我改名叫老农好了，就说我是有田弟的忘年之交！”

妇人点头道：“就这样办，但口诀如何传授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这口诀只能挨打防身，未经悟出运用之奥前，只说是我偶得奇遇所获好了！”

妇人道：“这口诀可是还有奥秘？”

师古宗道：“深奥绝伦，我逃出雷池快三个月了，可就是没有悟出半点，加上没有时间坐功，因此才遭重伤，现在想来还是有奇效，如果凭我自己所练，再加上在雷池里练成的那一点，只怕那八人中连一个也接受不住，何况还挨了他们八人三十余掌！”

妇人道：“米儿一旦练成，大伯你看看有何益？”

师古宗师道：“大概能挨得起那些大仇敌的打击，但也